

· 张 雅 文 ·



XIANGEI SHUI

AI XIANGEI SHUI

AI XIANGEI SHUI

AI XIANGEI SHUI

爱友

献给谁



爱 献 给 谁

张雅文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 皎

装帧设计：蒋 明

爱 献 给 谁

AI Xian Gei Shui

张雅文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插页 2·印张 10 6/16

字数 210,000

1985 年 9 月第 1 版

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350

统一书号：10360·20 定价：1.65 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描写当代爱情的中篇小说集，收入了《爱献给谁》、《迷途者的足音》、《相见时难别亦难》、《香魂》等四篇作品。作者善于抓取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件，典型人物，注意发掘年轻人心灵深处的奥秘，从不同的角度描写当代青年的爱情生活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“什么是八十年代的爱情”这一重大问题。这些作品，主题思想鲜明深刻，发人深省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，亲切感人；文笔细腻，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爱献给谁	1
迷途者的足音	83
相见时难别亦难	135
香魂	189

爱 献 给 谁

浅绿色的轻纱窗帘，在荧光灯下发出淡雅的光泽；白瓷花盆里的垂笑君子兰伸展着幽黯宽大的叶子，桔红色的漏斗花组成美丽的伞状花序，花瓣微微低垂，好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。

一只手颤抖着伸过来，轻轻抚摸着君子兰的最大一片叶子。一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到白皙、细腻的手臂上，随着手臂的颤抖，泪珠轻微滚动着。

一个姑娘，身穿藕荷色和服，脚踏木屐，左手拿一张《朝日新闻》，久久伫立在窗前。她玫瑰花似的脸颊上，两道细眉犹如一弯新月；两颗黑宝石样的眼睛，因过分激动显得有些凝滞，但那深邃的眼瞳仍是天鹅绒般温柔、妩媚；红润的嘴唇，线条清晰的鼻子都给人一种清新的美感；柔黑的卷发刚刚洗过，披散在肩上。她美得象一轮十五的满月。

“明天就来，难道真是他吗？”她饱含着深切的怀念，发出梦呓般的呼唤。

她凝视手中的《朝日新闻》，一行醒目的黑体铅字再次收入眼底：“中国速滑队一行十一人于昨日抵达东京，即日赴箱根参加十九国速滑邀请赛。前来日本的有：团长石任远，教练石磊、张琼辉，运动员陈光蕴、李欣……”

姑娘慢慢转过身，放下报纸，随手捧起床头柜上的一个镶着枣木透雕花纹的精致像框，良久凝视着。她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落到墙上那刚劲的苏轼名句上：

十年生死两茫茫！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岗。

每当更深人静，夜不能寐，这留芳千古的词赋总是伴随着她绵绵情思。她总自喻为词中的“梳妆”者。今天这意外的消息，使她心中卷起了无声的狂澜。

“惠子，”一声轻轻的呼唤打断了姑娘的遐思。一个戴着金丝眼镜、仪表端庄、外貌安祥的日本中年妇女出现在卧室门口。母亲见女儿又在凝视那首《江城子》，心里一阵心酸。

母女俩长得很象，但是除了岁月的差异，母亲脸上不仅是时间而是痛苦刻下的皱纹，和那温存但却凝滞的眼神，表明她曾受过长久的精神折磨。

“惠子，去见客人吧，三木先生来了！”母亲轻声地劝说着。

“妈妈，”姑娘微微一蹙眉头，踌躇地说，“我……身体不太舒服。”她手捂额头向沙发走去。

“怎么？”妈妈急忙心疼地去摸女儿的前额，她实在承受不了女儿任何一点意外。额头并不热，凉丝丝的，她这才长舒一口气，“唉，惠子，你总是……”

“妈——妈！”女儿这声饱含莫大委屈的呼喊，使近视眼的母亲这才看清女儿红肿的眼圈，她惶恐地说：“孩子，你……”

“妈妈，他最近总来，我不愿见他。”她说完转过身去。

“他是不是在向你求爱？”

“嗯……前些天是这样，这几天他总是问我在中国的一些情况。”

“噢……”母亲若有所思地刚要转身出去，“姑母！”一声亲切的喊声截住了她的去路。

一个身穿棕色西服，扎红黑条纹领带，身材魁梧，举止潇洒的日本青年出现在门口。

母亲说了一句：“你们兄妹谈吧！”就走出了女儿的房间。

“表妹，您好！”他极其兴奋地向她问候，“我来报告您一个好消息！”

“什么好消息？”惠子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，脸冲着朦胧的窗外，用手轻轻拭着眼角。

“中国速滑队来日本了，明天到箱根！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她的两道细眉轻微挑动一下，慢慢转过脸。

“听说还有您童年的哥哥！”

“什么？您怎么知道？”她显然是动情了。

“这……不过我敢保证，确实是您在中国的哥哥。”

“真的？”惠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三木也喜上眉梢，兴致勃勃地说，“当今他已成为世界冰场的速滑明星了。这次来箱根参加十九国邀请赛，您应该去采访一下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一定要去。表哥，您从哪儿得来这么准的消息？”

“表妹，您别忘了我是……”

“噢，明白了！谢谢，您给我带来了最愉快的消息。”她冲他莞尔一笑。

三木先生见表妹多少天来第一次对自己露出迷人的微笑，反而有些酸溜溜的。他坐在沙发上，轻轻弹着烟灰，沉默片刻，提起精神说：“表妹，您是在中国长大的，中国是您的第二故乡，您一定鼓励他在这次十九国邀请赛中获得优异成绩。全能冠军的奖金是一百万日元，这也是您的荣耀哇！”

惠子满意地点点头。

客人很晚才离去，山美惠子穿过客厅，来到院中。

过道两旁，栽着樱花。唯在她窗下，还有两棵不太高的杏树，闪着幽黯光泽的红褐色枝条，在晚风中挺拔地伸展着。米粒大小的花蕾正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杏并不稀罕，杏花也不美，可她不管冬夏，有多少个黄昏都是在两棵杏树下渡过的。

她折断一根树枝拿在手中，久久端详着，情思神往，一种奇妙的幻觉出现在眼前，飘然进入到一个水晶般的童话世界……

杏花开了，满山遍野，一簇簇水粉色的杏花儿挂满枝头。忽儿，清风拂过，杏花飘落。啊，结杏了……

“哥哥——黄杏真好吃，酸甜酸甜的，你尝一个！”一个长一双水铃铛眼睛，扎一条小辮的小姑娘，用花上衣前襟兜着几个黄杏，亮着银笛似的嗓子亲昵地喊着。

“我不吃，还是馋嘴小妹吃吧！”又机灵又可爱的小哥哥大模大样地回答着。

“那……我吃完这几个，没了咋办呢？”

“你真是小馋嘴，嗯……对啦，快留两个杏核，我们回家种上两棵，以后结好多好多杏，保你吃够！”

“对啦！对啦！我们马上就种！”

“唉……一个月了咋还不出来？”小姑娘眨了眨大眼睛，小手伤心地拄着下巴，“杏树，你咋不出来呢？”

是啊，杏树为啥不长出来呀？山美惠子两眼失神地看着手中的杏树枝，心里默然地说：那两棵杏树也许象征着我们的友谊，也许它知道我们会天各一方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山美惠子兴高采烈地告诉妈妈：“我明天去驹岳冰场，妈妈！”

“你怎么又去了？这次采访任务不是给中川美男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又申请去了。”

已经是夜阑人静，山美惠子根本没有睡意。她嘴里哼着歌，在屋里东一趟西一趟地忙碌着。

“惠子，该休息了。”母亲第三遍催促了，她从没见女儿这么高兴过。

“唉——”山美惠子心不在焉地答应着。她把一只小皮箱从储藏室里搬出来，从皮箱底下找出一个小布包，精心地打开。“啊！”她情不自禁地把脸埋在布包里，喃喃地说：“哥哥，我的好哥哥，你真来箱根了吗？我多么想现在就见到你呀！”布包里的东西似乎蕴藏着无尽的温馨，她陶醉了，头久久没

有抬起来……

二

淡淡的月光透过白纱窗帘，把富士山和樱花斑驳交织的图影洒在地毯上，也洒在中国速滑队三个小伙子的脸上。外面，迪斯克、摇摆舞舞曲的切分音就象鼓锤一样敲打着他们的心扉。中国运动员对这种生活很不习惯。直到午夜，舞曲才开始放慢，舞步渐渐稀落，总算到了该安静的时刻。可是，突然又传来幽沉的“在北方的旅馆里”的歌声。

“唉，烦死人啦！”紧挨窗户的李欣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愤愤地嘟哝一句。他心里怨恨这骚动的月光，更埋怨旅馆的隔音设备太差。其实，这都不是主要的，以往，他在演奏正酣的乐池里还说过梦话呢！

这时，和李欣头顶头的绰号叫黑泥鳅的小伙子，把下颏卡到床边，眨着黑溜溜的圆眼睛一个劲地端详着李欣。李欣很漂亮，不少人都羡慕地说：“李欣，不仅有运动员的体魄，更有电影明星的风貌。”

黑泥鳅可没李欣那么英俊，脸上的黑色素比谁都多。人们常取笑他“没洗脸吧？”他却说：“这是涂的黑色防寒霜！”人们逐渐在玩笑声中用“黑泥鳅”取替了他的名字隋迁秋。他和李欣除了睡觉，影子都印在一个马蹄窝里。

黑泥鳅悄悄捅咕一下李欣：“唉，憋死人啦！”

李欣使劲把被往头上一蒙。

好小子，你不理我！黑泥鳅悄悄把手伸过去，摸着对方的鼻子扭住了。一股酸溜溜的劲使李欣不得不小声说：“别闹！别闹！”

“嘿嘿！”黑泥鳅以胜利者的姿态说，“说真格的，唉，李欣，你说咱们是不是窝囊废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李欣猛地将头钻出被窝。

黑泥鳅总算找到了知音，就口若悬河地说起来：“咱们一出国就憋气！出国签证在香港就受刁难，入境又费那么大交涉，就连带几个广柑还说怕传染疾病！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些天我就憋着劲，非在冰场上出出气不可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可是……唉，你说咋办哪？”

黑泥鳅见李欣没吱声，索性坐了起来，抱怨地说：“你就不心安理得地输掉哇？街上广告画的东方速滑明星可不是我呀！我真希望你拿冠军替我出出气呢！”

谁心安理得呀？今晚赛前预备会上，李欣一听教练宣布不准全力比赛，差点没跳起来，回到寝室一头栽进被窝。

“唉，看来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”黑泥鳅垂头丧气地钻回被窝。他对李欣的智慧第一次失去了信心。

“谁说没有办法？”李欣不忍心让伙伴失望，把嘴贴到黑泥鳅耳朵上悄声说，“腿又不长在别人身上……”

“啊？你是说……教练不是耽心半个月恢复不过来，影响轻井泽的世界锦标赛吗？”

“有啥恢复不过来的？小题大作，赛后好好休息就是喽！”

“对！”黑泥鳅马上又来了精神，“言之有理！就这么办，

你知我知，谁也别说，赛后一块挨克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李欣连忙把食指竖到嘴边，神秘地挤一下眼睛，“小心瘟神！”

突然，对面床的陈光蕴果真接过了话茬：“不行，千万不能这样！”

啊？他没睡？这可麻烦啦！

小陈见两人都没吱声，就坐起来又问了一句：“你们真打算全力跑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不同意？”李欣斜视对方一眼。

“那会影响下次世界锦标赛的！”小陈诚恳地说。

“哼，你手上戴的金壳手表怎么来的？竟唱高调！”李欣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说，“这就不用你担心啦！”

“不，我是队长，要为你负责！”

“那么，谁为你去年的比赛负责呢？”

顿时，小陈哑口无言，那无法磨灭的往事曾多少次魔鬼似地撕咬着他的心……

那是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八日，严酷的西伯利亚寒流袭击着贝加尔湖，它象一股飓风猛烈吞噬着B城。中国对A国的速滑对抗赛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。零下三十度的高寒使冰面坚如岩石，无论是世界一流的马蒂金还是优质的列宁格勒冰刀都咬不住冰。空旷的看台上，寥寥几个观众竖起高高的皮大衣领，一个劲地跺着皮靴。

男子比赛还有最后一项万公尺。前三项积分第一名是我国的陈光蕴。

小陈很快就要上跑道了。这时，只见一位身穿藏青呢大

衣、长瓜脸、面目清癯的中年人走过来，这就是石教练。他严肃地对穿蓝色绒衣裤，身材高大，容光焕发的陈光蕴谆谆教诲：“……千万记住，距离世界比赛还有十二天……养精蓄锐……一定要执行计划，就当上一堂训练课……不能拼！”

小陈的眸子中闪出一束难以琢磨的光亮，嘴角露出自信的神情。他不由自主地看一眼北弯道。北弯道的雪线外，一个身材修长，容颜俊美的姑娘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当他收回眼帘的瞬间，不知不觉又扫见冰场中间蒙着金丝绒的桌子上摆着的表盒，他沉思了片刻。

小陈一起跑，两条腿就象装了马达。

啊？这么快！第一圈三十九秒九？“小陈——太快了——慢点——照原计划跑——”石教练伸着脖子使劲喊着。

三圈过去了，石教练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象B城的天气一样阴冷，他象战败的指挥官沮丧地低着头。生平以来，他第一次教练失灵，而且在国外。尊严受到损伤，权威遭到蔑视。石教练痛苦地摇着头，而陈光蕴却象脱缰烈马，疯狂地咆哮着向前奔跑。

石教练站在冰场南端的教练席上，他哪里知道北弯道外，那个少女正猫腰挥手，欢呼“加油”呢！爱恋的人总希望自己的心上人压倒群芳，她是不会顾及教练计划的。爱情能烧焦理智，当然也能烧焦教练计划！

一圈一圈过去，石教练时时盯着手中的秒表，发出一次次警告，但是警告变成了清风，被西伯利亚寒流卷走了。石教练痛苦地背过脸去。

是的，有经验的教练深知一个优秀运动员竭尽全力比赛

后，尤其是体力消耗极大的速度滑冰，十几天的时间是很难恢复过来的，竞技状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两次高峰。可是血气方刚的年轻运动员又怎能想得那么远呢？即使想过，一到场上也被激情吞没了。

陈光蕴一到终点，那位穿雪花呢大衣的姑娘象燕子似的张开臂膀向他跑来：“小陈，祝贺你！祝贺你！”

浑身落满霜花的陈光蕴已经拼得精疲力尽，嘴里喷出团团白气，脸颊冻僵了，对那位姑娘不协调地笑了笑。还没等他张口，身后便传来严肃的话语：“小陈，为什么不按计划滑跑？岂有此理！”石教练铁板着脸，生气地说，“你今年又失败了！”

“失败？”极度兴奋中的陈光蕴真想说，“按着我现在的成绩，世界锦标赛的冠军我拿定了！”但是他可没敢放肆。

果真不出石教练所料，十二天后，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十六届世界速滑锦标赛，尽管对陈光蕴的夺魁呼声极高，但他体力恢复不好，竞技状态不佳，根本没跑出B城的比赛成绩，只落个单项第六名。

一年多来，这块空中霸王金壳手表，一分一秒都没离开过小陈。多少人用贪婪的眼光看着它；用羡慕的手抚摸着它。开始，他还觉得是自己的荣耀，可是渐渐的，荣耀变成了耻辱，变成了血的教训。但是，教训往往对亲身经历过的人有效，对他人则常常是耳旁风……